

往事追忆

七旬老人 完成老伴出书遗愿

□记者 杨玉梅 通讯员 李社坡

在西工区一个居民小区见到79岁的全杏轩时,他将一本书郑重地递给我,说:“这是我老伴写的,她走了一年了,我把她写的东西整理成册,也算是了她的一个心愿!”

书不厚,书名为《我敬爱的父亲母亲》,作者是吴继荣。翻开书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全杏轩写的前言《一封寄往天堂的家书》,约有千把字,句句饱含着他对吴继荣的怀念。



全杏轩夫妇结婚45周年时的婚纱照。

初识,侧面相看定终身

全杏轩和吴继荣相识于1962年。那年,全杏轩已经是个29岁的大龄小伙了。要不是热心人介绍,这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帅小伙怕是还要再打一段时光棍。热心人给他介绍的是在幼儿园当老师的漂亮姑娘吴继荣,那年她23岁。

在20世纪60年代,男女相亲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大方,全杏轩和吴继荣第一次见面便是“侧面”相看。所谓“侧面”,是两个人从楼梯上擦肩而过,互不说话,趁擦肩而过的瞬间偷偷打量对方的身高和长相。

“侧面一打量,两个人感觉挺好,随后才正式见面。”

“她在,我什么都不用操心”

吴继荣是幼儿园老师,爱唱歌跳舞、写字画画,性格乐观开朗,还特别能干。全杏轩做文字宣传工作,写得一手好文章,和吴继荣结婚后,他的生活起居得到妻子的精心照顾。

“只要她在家,我什么都不用操心,她凡事也从不让我为难。”全杏轩说。

全杏轩记得,结婚第四年时,有一次他想法弄了一张老城青年宫的戏票,想让吴继荣过一下戏瘾。晚上,吴继荣骑着一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去了,那辆车是全杏轩所在单位新配置的,在当时可是一件稀罕物。

晚上10点多,吴继荣回来了,她不是骑车回来的,而是坐公交车。仔细一问,全杏轩才知道,吴继荣把自行

车借给一个朋友了,那个朋友第二天要回老家。他立刻急了:“公家的东西怎么能随便借人,万一碰坏了咋弄,那可是新车啊!”

全杏轩很少发脾气,吴继荣一下子被气得面红耳赤。她不吭声,一甩头,扭身便出门了。过了一个多小时,全杏轩正睡得迷糊,只听房门咣当一声,吴继荣气呼呼地扛着自行车进来了,抬手就把自行车扔到了床上,说:“给你的宝贝车子!”全杏轩瞬间清醒,抬眼看吴继荣,只见吴继荣满头是汗,两眼含泪。

这件事让全杏轩后悔了好久,可男人爱面子的“通病”让他拉不下脸向吴继荣说“对不起”,只好加倍地对她好,补偿她所受的委屈。

出书,是她的一个心愿

在一起生活多年,全杏轩和吴继荣红脸的次数屈指可数,两个人男主外,女主内,凡事有商有量,出门携手同行,三个女儿也被调教得很出色。

闲来没事,吴继荣就把自己的幸福生活记录下来,竟写了十几万字。全杏轩和女儿们向她承诺:等她写完了,就帮她出书。

去年春节,吴继荣患了癌症。“她那么热爱生活,那么积极向上的一个人,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,整个人都垮了。”说起这些,全杏轩的眼睛湿润了。

病中的吴继荣拒绝服药,常发脾气,全杏轩就像哄孩

子一样,把药片掰碎,哄她吃下。她若不吃药,他就几天几夜睡不着觉,吃不下饭。

病魔还是带走了吴继荣的生命。她走的那天,全杏轩是这样记录的:“泣不成声的我蜷在沙发里,头脑一片空白,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一切在那一瞬间仿佛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……”

过了很久,全杏轩才从失去老伴的悲痛中走出来。心情稍稍平复之后,他把老伴以前写的东西都整理出来,并结集出版,算是完成了吴继荣出书的遗愿。

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老年朋友,想来这里展示你的特长、爱好吗?想讲述你的亲情、爱情和友情故事吗?想晒一下老照片,追忆最难忘的人生瞬间吗?请联系记者 15037947647,帮你实现愿望!

咱爸咱妈

老爸的 长寿秘诀

□陈道泽

老爸今年九十五,老妈今年八十八。我去看老爸,走到小屋门前一瞧,铁将军把门。我问邻居五嫂:“我爸妈上哪儿去了?”五嫂笑着说:“两个老人闲不住,到菜地去了。”

菜园离我家足有一里地,我走了一会儿才到地头,老爸正在挖胡萝卜,老妈在拣着带着土的胡萝卜,边拣边将上面的土搓掉。看我过来,老爸停下手中的活计,说:“不挖了,够了,我和你妈留点儿吃,其余的给你带着。”

其实,为了说服老人不要再下地干活,我们兄弟几个每年春节吃团圆饭时都要议一议。可老爸总是说:“我下地,做的不是重活,菜园里的事都是轻活,锄锄草,松松土,浇浇水,没有我干不动的。还有上菜地要走路,活动活动筋骨,做这样的事不但不累人,反而觉得很舒服。要想让我多活几年,我就要去菜园!”

现在,逢年过节,儿孙们来看望老人时总要带点补品,可老爸老妈很少吃这些东西,只喜欢吃他们自己种的菜和豆,偶尔吃点儿荤的,也是自己养的鸡鸭。

老爸待人宽厚,喜欢看老戏、看新闻,思维清晰,戴上老花镜还能看报纸,喜欢和村里老老少少开心地聊天,谈天说地,上下五千年,你说什么,他都感兴趣。

勤劳、乐观、吃绿色食品,这就是老爸的长寿秘诀。

怡情乐园



空笼亦闻 鸟鸣声

□刘英杰

退休之后,我有两大爱好,养鸟和收藏。有幸收藏到一个全瓷鸟笼,正是难得一见的孤品。鸟笼的收藏较为冷门,藏友手中较为珍贵的也不过是“袈裟红”、“鲮鱼黄”之类的竹制鸟笼,全瓷材质的简直可遇不可求,以指弹之,铿锵悦耳,犹如画眉啼鸣,可谓构思巧妙,匠心独具。

我收藏的这个全瓷鸟笼,从器型和釉色来看应该是清末景德镇烧制的,高36厘米,直径20厘米左右,通体天蓝,釉色精美。这个鸟笼的整个笼身除木门之外都是纯手工制作,笼身周围有很多瓷雕小鸟附着其上,它们造型各异,体态优美,形象逼真。笼体和上面的装饰应是两次烧制而成,工艺复杂。虽然这个鸟笼是清末所制,但这些小鸟的色彩依然清晰而鲜艳。从远处看,它们就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,奏出灵动的旋律。若此笼是一幅画卷,展开此卷,就是一幅美轮美奂的百鸟朝凤图。笼的顶部,是一个金属的龙形挂钩,龙嘴衔笼,龙身翻腾,苍劲有力,使得整个鸟笼在静止中又得以彰显大气,可谓锦上添花。

透过精致的鸟笼,穿越亘古的岁月,能工巧匠的汗流浃背,金属撞击的铿锵作响,高温升腾的神奇窑变,不断在我脑海中浮现。先辈们的聪明才智让我顶礼膜拜。望着这精美绝伦的鸟笼,我仿佛已经听见了幽幽鸟语,置身于山林之中……

鸟是空中的精灵,总能让人产生美好的遐想。人们经常把鸟和春天联系在一起,而全瓷鸟笼似乎有超越季节之神奇,任光阴流转,四季皆是春。